

中国文艺家新世纪书系成都市金牛文丛

◆何定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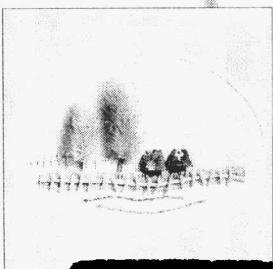
影子的诱惑



巴蜀书社

JIN NIU WEN CONG

中国文艺家新世纪书系成都市金牛文丛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影子的诱惑

何定墉 著

巴蜀书社

JIN NIU WEN CO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子的诱惑/何定墉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1.1

(中国文艺家新世纪书系成都市金牛文丛)

ISBN 7 - 80659 - 184 - 2

I . 影… II . 何… III .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445 号

策划组稿:黄云生

责任编辑:黄云生

封面设计:杨君伟

影子的诱惑

何定墉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20 千

2001年1月第一版 200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80659 - 184 - 2/I·63 定价:1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何定镛

成都人，作过科研人员及记者、副总编辑。信手写来有数百篇，小有所成。有若干作品获奖，荣幸入选《锦艺群芳》，被评为成都市优秀科普作家、四川省九十年代优秀科普作家。

现为成都市作家协会理事、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成都科普创作中心总策划、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四川省记者文学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

编委会名单

顾问

周学文 陈方利 陈佐国 叶振钟
杨 伟 赵海筠 傅 恒 施为禄

编委会主任

高忠毅

编委会副主任

陈廷章 范友才 罗良式

编委会成员

鲁 健 谭昌华 董绍光 钟朝康
罗万才 聂 英 杨秀全 曾智中
杨 扬 邓 祥 萧 红 杨君伟
刘 涛

第一章

1

公元一九九四年冬，中国西部 A 城。

浓浓的密雾正在渐渐地散开，云霞山庄花园里，丛丛梅花疏影横斜错落有序。稀疏的梅花树梢上，挂着颗颗晶莹碧透的露水珠，素馨腊梅绽开笑脸，红梅花儿含苞欲放，仿佛在向人们展示它那独放的傲骨。阵阵袭人的幽香，随着飘散的雾气扑面而来，缥渺在花间，缥渺于雾中，使人有欲醉欲仙的感觉。

然而这一切对于清晨即起床，散步于花前树下，呼吸着园中清新的空气，而神经又近乎于麻木的 A 城安国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文安国来讲，毫无诱惑。大自然赋予的那千姿百态的娇美，袭人的幽香，对他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染，冰凉的雾气贴着他那毫无表情的木讷的脸庞。

紫铜色的四方脸上，浓眉紧锁，一副精致的金边眼镜架在端正的鼻梁上，镜片后大大的眼睛亦睁亦闭，平常目光炯炯的眼神，此时也因沉思显得淡而无光。绿荫覆盖的云霞山庄花园，清晨格外的宁静，东方刚刚露白，天边亮出些许淡抹的云霞，不畏严寒的小鸟在树杈间穿梭，飞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唱着歌，远处农舍的雄鸡不时传来阵阵的报晓声：“咯咯，咯——”

身材壮实匀称，近 1 米 8 的个子，额头高高，头发稀疏，着狐皮领棕色长皮大衣的文安国总经理，反背着双手，信步绕过芭蕉林，步出梅园，停留在凤凰竹林边椭圆形的鱼池旁。他那散淡地目光落在清澈见底的鱼池里，鱼池里一群红鲤鱼正自由自在地遨游，鱼尾摇动荡微波，微波中活灵活现地映着一个美妙绝伦的

女性倒影，闯入文总经理的眼底。

这个异常性感的女性，是那么的迷人，那样的刺激人的感官。雪白的肌肤，一双玉手护着搁在裸体肩头上的蓄水罐，露水淋湿了整个胴体，诱人的双峰水淋淋地高耸着，两个昂昂地乳头上挂着银色的水珠，蜂腰、浑圆的肥臀，再加上无可挑剔地修长玉腿，简直似一幅美不胜收地仙女下凡沐浴图。

然而，这一切对于文安国总经理而言确无动于衷，文安国的眼神久久地凝聚在这个根据世界名油画“泉”雕塑的汉白玉浴女倒影上，又一群红鲤鱼游过倒影中浴女的蜂腰，浴女模糊了，文安国的眼神也随之模糊了……

模糊了的水波中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另一个“女神”。

从昨夜接到国际长途电话后，文安国的思想始终都集中在这个“女神”身上，思绪万千，彻底不眠。那是他过去的一个终生不能忘却的恋人，一个整整分别了十载的飘流海外的游子。

水中模糊了的浴女渐渐地变成了长发披肩，亭亭玉立的小家碧玉。那清纯的眼波，飘逸地连衣裙，在水波中扬起，露出丰润细嫩的大腿，文安国的心里一阵躁热，紧锁地眉头渐渐地舒展了，散淡地眼神也亮堂了许多。

幻景里，鱼池突然变成了浴缸，“女神”在热气腾腾地浴缸中沐浴。躁热难熬的文安国，被美丽的胴体诱惑，按耐不住，褪掉衣衫，赤条条地跨进浴缸，拥抱着那既羞羞答答，又媚眼频频地“女神”，忘乎了所以。

哦！我的“女神”……

扑通一声，一个小石子丢进鱼池，微波中幻景里的“女神”立即消失了。

“安国，这么早，在想啥子？”一个清脆柔美的声音。

不待恍惚中的文安国回过神来，一双温暖的纤纤玉手已将他

的脸捧住搬过去，一个热热的吻已紧紧地压在他那宽厚的嘴唇上。

“玲梅，起来了，昨晚上疯了一夜，也不多养养神？”神情未安的文安国说。

“昨晚上不是答应了，今天带我去千里驹赛马场赌马吗？忘了！”玲梅谄媚地说。

“去，当然去。”文安国不假思索地回答。

然而文安国的目光仍然盯住鱼池中的水波，仿佛执意要寻找回那幻景中，已经消失了的“女神”。

轻松欢快的小提琴协奏曲“山村变了样”，在面积达数百亩地的宽阔的千里驹赛马场上空回荡。可容纳上万人的赛马场看台上，人头涌动。

略施胭脂，有着一对不大不小的亮丽地丹凤眼的章玲梅，头盘乌黑的云鬓，额头上一排流海，卷曲的一丝耳发垂在白里透红的脸旦上，一副小巧精美的闪光钻石耳坠，黑色的长皮大衣上披着金黄色的皮毛领，镶着金黄色毛皮袖口和大衣围边，黑色的闪光紧身弹力裤下，蹬着一双紫红色的长统高跟靴，肩头上还挂着一个袖珍的金黄色真皮休闲小提包。这一身既华丽又色彩协调的打扮，使已过不惑之年的章玲梅女士，依然楚楚动人，风光无比。

她亲热地挽着文安国，持金卡缓缓地走进千里驹赛马场最佳上方位的贵宾楼。

装有空调的贵宾楼的小包间里，玲梅、安国并肩斜靠在意大利豪华长沙发上，玲梅手持千里驹赛马场当天出版的“马报”，那上面刊登着每一组出场赛马的马名、骑手，以及马的体重和最近赛绩等资料。她并未看窗外开阔的赛马场，确目不转睛地盯住贵宾室内播放的大屏幕彩色电视，翻动着她那玫瑰红的樱桃小

嘴，柔声细语地说：“瞧！那就是我相中的 8 号‘雄风’，还有 6 号‘白马王子’。看！‘雄风’那昂昂地头有多威风，还有‘白马王子’，瞧！身上那身膘多带劲”。玲梅情绪激昂，喃喃不休。

文安国确紧闭双眼，思绪万千，但还是有礼貌地略略地张了张嘴，发出含糊不清地：“嗯，嗯……”声。

“各位观众，各位来宾，赛马会的发烧友们，第一组的比赛即将开始，10 位骑手已作好准备，即将进入马闸，精彩激烈地竞争即将展开。”

“各位观众，各位来宾，赛马会的发烧友们，10 匹骏马已进入马闸，……比赛已经开始，比赛已经开始，10 匹骏马如离弦的箭射出马闸，奔驰在各自的跑道上。现在冲在最前面的是 8 号‘雄风’，紧追在后的是 3 号‘勇士’、4 号‘千里驹’、10 号‘阿波罗’。”女播音员流利而漂亮的标准普通话，加上带煽动感情色彩的语气，激励着赛马场上成千上万的观众。

“安国，快看，我选的‘雄风’跑在第一。唉！太可惜了，‘白马王子’好看不中用。哦！您选的 10 号‘阿波罗’也追上来了”。玲梅激动地一边说一边把头转向文安国。

“安国？”她身边已空无一人。

这时文安国已离开小包间，正在贵宾楼的过道上手持大哥大同他的“女神”通话。

赛马场上空响着紧张和激昂地进行曲音乐，此时的文安国也紧张到极点，神经绷得紧紧地。

“女神”在电话中告诉他，她今晚 10 时乘波音 737 国际 26 次航班的飞机到达 A 城，请他开车来接。

这个被他称着“女神”的女人的光临，将决定着他以后的命运。他焦虑地是，面对她的光临，对这即将拍板的重大决定，他还拿不稳。来客是国外一家国际投资公司分公司的副总经理，10 年前的恋人，10 年来他俩几乎没有联系，然而，她始终像一个

“影子”，留在他的脑海里。

2 文安国已快知天命，担任企业领导工作，也有近10年历史。他精明强干，很有开拓精神，特别是对市场前景的预测分析，新产品的开发，充分发掘企业自身的潜力，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很有一套办法。由于运用现代化管理方法，管理卓有成效，在同行里早已是改革开放的成功典型人物。

成功的企业家一时间频频地在新闻媒介上亮相，在社会上也有了较高的知名度。

然而，也就是在文安国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省、市领导频频地召见之时，一场不可抗拒的力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不可避免的冲击波。将这个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总经理一下子打懵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大滑坡，从赢利上千万元，一下子变成亏损数千万元的特困大户，而且从目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来讲，他的企业要想在短时间，扭亏为盈，起死回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安国，六十年代初毕业的大专生。在那史无前列的疾风暴雨中遭遇不幸，锒铛入狱，三年后无罪释放。粉碎四人帮后，顺应改革开放的潮流，介入市场经济。从乡镇企业入手，到操房地产开发，确实发了一笔财后，即转向实业界。凭着自己犀锐地市场透视力，认准城市建设的发展是历史不可抗拒的潮流，于是决定将多年集蓄的资金和贷款的资金全部投入到建材产业上，接收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地方钢铁厂，在市场竞争中，改变过去搞商品流通的短期行为，把赌注全部压在长远效益的商品生产上。

事实证明他是有远见的，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和风风火火地房地产开发，建材商品着实火红了一阵。他经营的钢铁厂的拳头产品建材盘圆（元钢）供不应求，财源滚滚而来。不少行

家、企业界人士，都十分敬佩他的市场远见和经营之道与魄力。

天有不测之风云，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接轨尚未完全磨合，银根紧缩带来的政策性指令原材料涨价，盘圆（元钢）提价，使城市建设房地产生开发商原计划项目预算超标，建材涨价使其资金短缺，举步维艰，工地上立刻停工待料，火爆地建设热，一下子跌入低谷。文安国总经理的安国实业有限公司的盘圆（元钢）无人问津，卖不出去。于是库房爆满，生产又必须继续维持，负债经营无利可获，银行停止货款，发出的货又收不回钱，上门讨账的一天都有几批，数千职工工资发放困难，周转资金严重缺乏，受连锁反应之苦企业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精明强干的文总经理一筹莫展，痛苦不堪。

正在文安国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他却意外的收到了大西洋彼岸打来的国际长话。那像幽灵一样在他脑海里的‘影子’，突然间现了身，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女神’将越过千山万水，返回祖国选择一些有前景的大项目作投资。文安国的企业正是他的“女神”首选考察的一批项目之一。

文安国是又惊又喜，仿佛寒冬提前进入了早春，柳岸花明了。

但是，他的神经又是那么的紧张，当年那倾情之恋了又未了的伤痛，还心有余悸。他的确搞不清楚，“女神”怎么会旧情萌发又想起了他？

十分诱人的是，“女神”的第一笔合作投资款，签订投资合作合同书后，除螺纹钢生产线建设投资的启动金500万美元外，盘圆（元钢）生产线扩建的投资还将有1000万美元。这对于处在重重困难之中的文安国来讲，无疑是雪中送炭，而且尚有数额更大的第二笔合作项目。“女神”已不是昔日那躺在他怀中撒娇的情意绵绵地年轻美貌女子，而是拥有若干亿美元资产的一个海外大型投资集团分公司的副总经理，一个成熟了的成功女

性。他如何与她合作？他以什么样的姿态面临她的归来？

一切都来的这样突然，和 10 年前一样，他毫无思想准备，何况现在身边的夫人章玲梅又会怎么想？

他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头脑里乱糟糟地，怎么也静不下心来。

“嘟！嘟嘟！”大哥大又响了。

“喂！我是文安国，哦！是艳艳呀！叫玲梅说话，好，你等一下。”

“玲梅，您的电话。”文安国说着递过大哥大。

“喂！艳艳吗！什么事？”章玲梅亲热地说。

“姐，舒涛又约我，您看咋个办嘛？您今晚八点到云霞山庄凤栖楼来，我等您。您一定要来帮我拿一个主意。”妹妹章艳亟不可待地在电话中恳求。

“艳艳，您知道安国近来精神欠佳，我得陪陪他。”玲梅委婉地说。

“玲梅，艳艳叫您去您就去嘛！今晚我有一个外事接待需要应酬，您就不必陪我了。”文安国在一旁顺口说。

“姐，您怎么不说话？喂！喂！您来嘛！您不知道我心里有多么矛盾。”章艳着急地讲。

“好！我来，我来，晚上风栖楼再见，拜拜！”章玲梅终于答应了妹妹章艳的恳求。

3

由于情况特殊，同时也为了礼貌，文安国让司机回家休息，自己亲自驾驶汽车，带着秘书赶往飞机场。

文安国心绪不定地握着皇冠高级小轿车的方向盘，在宽阔的银杏大道上急驰。已经是晚上 9 时过，A 城十里长街上华灯闪烁，两旁高楼大厦林立，数幢 30 多层的摩天大厦正在紧张施工。那夜幕中闪闪飞溅地电焊火花，尤如夜空中明亮的星

星，格外耀眼；伸向街面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异彩齐放，让人目不暇应。文安国的眼神瞧着前车灯照在白晃晃地马路上，紧握方向盘，思想却在开小差，往事像过电影一样，在他的大脑里一一展现。

十字路口，心不在焉地文安国一不留神，闯红灯了，所幸道口当时没有交通民警，他驾着皇冠轿车乘势加足马力冲了过去。

闯过十字路口便是“魔鬼立交桥”，文安国没有换挡就快速的冲上桥。“魔鬼立交桥”是A城市民们对这座耗资数千万元，然通车不到半年，即连续发生多次车祸，死伤若干人的戏语。对于A城重要的交通环城线上的若干座立交桥而言，它确实创了历史的记录。本地的司机过此桥，都格外小心，换挡、减速，脚刹板一刻也不敢松开。说它是“魔鬼立交桥”一点也不夸张，它那桥上转弯分流处的隔离墩，设计得太矮且警示标制不明显，外地过往车辆，不熟悉车道的，加之车头过高或矮个驾驶员，遇夜晚或雨雾天，常常莫明其妙地撞在坚硬无比的水泥隔离墩上，轻者皮肉受苦，车身受损，重者车毁人亡。一些老司机过此桥也不敢掉以轻心。

去机场的路必须上桥转弯进入分流道，说时迟，那时快，文安国驾驶的皇冠高级轿车已冲上桥，精力尚未高度集中的文安国急打方向盘，但是，已经太迟了，只听“咣当”一声，车身已经擦着隔离墩，车窗外倒车镜撞飞了，文安国的额头也重重地在挡风玻璃上碰了一下。车身一阵猛烈地抖动，皇冠轿车在分流道上跳动着飞快冲下桥，在桥下四通道上“吱——”的一声停止了。

文安国紧握方向盘，手脚刹同时紧急刹车惊出了一身冷汗，身旁的女秘书则被这突然出现的险况，吓得尖叫一声后几乎昏了过去。

片刻，惊醒过来的女秘书恢复了常态。

“好危险，差点出车祸。”

“唉呀！”女秘书又尖叫一声。“你出血了。”

“不要紧，这是我刚才紧张中咬破了嘴皮”。

“哦！”心细尽职的女秘书赶忙从小提包中拿出卫生纸，伸出手轻轻地替握着方向盘，大气也不敢出一声的文安国总经理，擦掉掺出的血迹。

“谢谢！”文安国终于舒了一口气，皇冠高级轿车又启动了，但明显减了速。

“这难道是一个恶兆？”文安国抿了抿咬破的嘴皮心里不知怎么冒出一个念头，但思想一贯唯物的他，立刻否定了这种预兆，随着轿车渐渐地加速，‘恶兆’的信号也渐渐地消除了。

九时半，文安国驾驶皇冠轿车到达飞机场，离波音 737 国际 26 次航班的降落还有整整半个小时，文安国走出轿车，女秘书忙关好车门，两人信步走进候机大楼休息厅。

明亮宽敞的休息大厅内，挤满了候机、送客、迎客的人群。

“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请注意，现在是北京时间 21 时 35 分，离去北京的波音‘737’25 次航班起飞，还有 10 分钟时间，请乘坐 25 次航班去北京的旅客带上你的随身提包，持飞机票、登机证到检票口检票，准备登机”。女播音员用清晰地话音，向乘客报时，提醒作好登机准备。

候机休息厅里，立刻空出一些座位，女秘书选一靠窗口的座位让文总落座，文安国从衣袋里摸出一包翻盖红塔山香烟，打开翻盖弹出一支香烟，在左手大指拇指甲上轻轻地叩了扣，含在嘴上，反应灵敏的女秘书忙从小提包里拿出打火机，伸手打燃了火递过去。

“谢谢！”文总礼貌地一扬手。

离“女神”的光临尚有 10 多分钟，文总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望着窗外宽阔的停机坪上一架起飞的波音 737 客机发出巨响冲向茫茫夜空，他在香烟缭绕中陷入沉思……

“同志！请不要吸烟，这里禁止吸烟，若要吸烟，请到走道上的吸烟室。”一个漂亮的候机厅女服务员有礼貌地打断了他的思绪。

“哦！对不起。”文安国在恍惚中，赶忙熄灭了烟头，瞧着转身离去的着西服包裙的女服务员玲珑地背影，他发了呆，这苗条的身影多么像他的“女神”……

“女神”名叫刘云霞，曾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女人，由于命运的突然改变，10年前随生父去了加拿大，文安国与刘云霞也因此而分了手，天各一方，情缘了断。

第二章

“嘀嗒，嘀嗒。”随着屋檐檐口水滴声音逐渐减弱，**1**连绵的阴雨，终于在傍晚时分停了。天空灰蒙蒙、阴沉沉地，尽管时值夏秋交接时节，然而在深夜里着无袖长连衣裙，仍让人感到一丝丝地凉意。

翠竹掩映的玉泉河，哗哗地堰头翻水声划破了寂静地夜空，湿漉漉地河堤上，一对男女垫着报纸并肩而坐。蒙蒙胧胧地夜幕中，依稀可辨的女人即刘云霞，一头的秀发，紧身的柔姿纱长连衣裙，被露水浸润贴在那曲线突出的身段上，浑圆的臀部，水腰，高耸的乳房，激动中身躯向男方倾斜，仿佛在渴望情人的冲动、拥抱，樱桃小嘴不停的翻卷颤抖着，仿佛在等待心上人、意中人狂热的吻。

好个男子汉文安国，一本正经地模样，一动不动地神态，一点也不为此情此景所诱惑，全神贯注地倾听，又像是在说：“我不会主动的，想我，就主动的投入我怀抱，我会用有力的双手抚摸你那丰满迷人、有弹性的双峰，给你所渴望的一切”。

兴许，他还要考虑考虑，值不值得投入的爱？也许，他还要考验考验她，对自己的忠贞，有多么深沉，多么坚定。

忘情在黑夜里的刘云霞，仿佛不是在向自己的情郎倾诉肺腑之言，而是在呼救。一个经历了无数坎坷，多灾多难的不幸的弱女子，被卷进人生汹涌的激流中，如失控的一叶小舟在恶浪中拼命地挣扎。求生的欲望使她拼命地伸出一只手抓住船沿，另一只手在空中摇晃呼救。

“哦，可怜可怜我吧！一个弱小女子的苦难何时能得以解

脱。”

听着这声嘶力竭地呼唤，文安国的思绪又回到了清衣江畔，走进了那行人寥寥无几的偏僻小镇，仿佛看见那尚未通电灯，傍晚即黑灯瞎火的昏暗街头上，一个悍妇正将一个瘦骨零仃地弱小女孩的小辫子抓住，拖在乡镇古老的石板路上，一步、两步……

刘云霞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女性呢？从外貌上看，她属于那种瞧一眼就让人喜欢，一接触就能使人动心的女子，十分性感。

她身材小巧玲珑，体态多姿，甜蜜地微笑，一对丹凤眼的眉间长着一颗迷人的美人痣。特别是她与孩子们在一起玩，那又唱又跳地天真烂漫劲，简直使人不敢相信，她已是30岁出头的少妇了，而且是一个婚姻上的不幸者。

短暂的交往，从她欢悦地脸蛋上，怎么也找不出痛苦与愁云，但她确实处在人生困难的交叉点上，表面上嘻嘻哈哈地她，实际上内心深处极度的痛苦。

她的30年，如同一片即将枯萎的秋叶，被阵阵寒风吹落，掉在江河里随波飘流……

2

中华大地在过头的政治风云中，迎来了灾难的岁月。多少人离开故土乞求生存，多少人死于黄肿病。超负荷的城市供不应求，于是在国策制定者的督促下，一些城里人应召去边远的乡镇落户，自谋出路。

公元一九六二年。

清衣江畔，清水溪上游数十里，一个十分偏僻全镇不过百户人家，从街头至街尾不到十分钟的贫穷小山镇“清水镇”，新近来了一个“洋裁缝”。没有见过簸箕那么大个天，不知飞机、火车、轮船为何物的不毛之地“清水镇”，“洋裁缝”的来临，由如仙女下凡，一下子震动了全镇，特别是很少出远门的女人们，不到一天的功夫，拖娃娃的、喂奶奶的、老娘子、小丫头、嫩头